

世界名人传记

世界名人传记

贝多芬传

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尽管疾病缠身，负债累累，却始终不向沧桑的命运低头。



BEIDUOFENZHUAN



世界名人传记
ZHUANJI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名人传记

贝多芬传

史荣新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录

- 第一章 音乐世家……………(1)
- 第二章 崇拜祖父的童年……………(9)
- 第三章 不是天才少年……………(18)
- 第四章 在维也纳的日子……………(32)
- 第五章 从钢琴师到作曲家……………(42)
- 第六章 画家的肖像……………(50)
- 第七章 生活点滴……………(63)
- 第八章 崇尚大自然……………(76)

• 贝 多 芬 •

第九章	不朽的情人	(84)
第十章	神圣的疾病	(110)
第十一章	指挥风采	(125)
第十二章	几类朋友	(135)
第十三章	盛大音乐会	(141)
第十四章	一代乐圣	(145)
第十五章	海顿与贝多芬	(155)
第十六章	莫扎特与贝多芬	(168)
第十七章	拿破仑与贝多芬	(180)
第十八章	贝多芬与舒伯特	(187)



第一章 音乐世家

鲁特维克·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出生于德国波昂选帝侯领地的一个宫廷乐师的家庭。他的祖父在选帝侯宫廷中担任低音歌手和乐团指挥。他的父亲约翰，是一位才华平庸的宫廷男高音和音乐教师。约翰在一七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娶了当时守寡的玛莉亚·玛格勒拉·里姆为妻。他们的长子马利亚在一七六九年四月二日受洗，只活了六天就不幸夭折了。他们的次子鲁特维克在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受洗。

关于贝多芬的生年，众说纷纭，因此造成传记上的不少困难。而贝多芬自认为，他是出生在一七七二

年的十二月，而非一七七〇年的十二月。贝多芬始终认定，那些证明他受洗年份的证明书，都是他的哥哥鲁特维克·马利亚的。他在一八一〇年五月二日写给他儿时好友卫哲勒的信中，曾要他留意这个事实，并且请求他去取得一份“正确的”受洗证明书。他在信中写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知道，那就是：我有个哥哥，他也叫鲁特维克，后面再加上马利亚，但是他早就夭折了。为了确实弄清我的年龄，请你务必先把这个哥哥找到，因为据我所知，其他人对这件事情有所误解，因而说我的年龄比实际的还大。说来不幸，也不怕你笑话，我活了这么大竟然不晓得我的年龄……请你留意这件事情，务必把鲁特维克·马利亚和在他以后出生的我这个鲁特维克弄清楚。

显然，贝多芬始终认定，他是生于一七七二年十二月。有人认为，这大概源自于他个人的幻觉。事实上，从种种情形看来，他既不情愿也不能够理性的考虑他的出生年月。

另一件更具情绪性的重要事实，即贝多芬对于他的双亲身份，也是不确定的。在一八一〇年的报纸上出现一些传说，说贝多芬是一位普鲁士君王的私生子。后来这种份说，一再地流入百科全书、音乐辞典



以及各种音乐期刊里去，直到他去世为止。从一八一九年开始，他的好友以及他的侄子卡尔都督促他去澄清这些传说。在贝多芬的《谈话录》里也有好几次出现以下的谈话：“这些谣传必须更正，因为你可以不必沾某一位君王的光——事实上，情形正好相反。”又如：“要求百科全书更改其中的记载。”

但是，贝多芬并没有意思要提出异议。卫哲勒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给贝多芬的一封信里，曾流露出愤慨与不满的情绪。他说：“为什么你不替你母亲的名誉着想？百科全书以及法国人，都说你是个私生子……只要你点头，我就可以让世人明白这件事情的真相。对于这一点，你至少该给我一个回音吧！”

但是，几乎整整这了一年，贝多芬都没有给他任何的答复，一直到他去世前的病中，才在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七日写了一封信给卫哲勒，信上说：“你说，有的地方谣传我是已故普鲁士君王的私生子。事实上，长久以来就有人向我说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始终抱定一个原则，既不写有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也不答复任何关于我的问题，因此我乐意请你代我向世人澄清我双亲的清白，尤其是我母亲的。”可是，他却始终没有把这封已写好的信寄出去。

再说到贝多芬的父亲——约翰，当约翰在一七六七



年要和玛莉亚结婚的时候，遭到他的父亲——宫廷乐团指挥鲁特维克·范·贝多芬强烈的反对。他声言，经过调查后，发现玛莉亚曾经做过侍女。他大声地斥责他的儿子，连当时住在他们楼下的房东斐希尔都听得到。老鲁特维克说：“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这样的侮辱你自己的身份。”

虽然如此，约翰·范·贝多芬还是把他的未婚妻带回波昂的家里来，并且不管老父的反对，毅然在一七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结婚。老贝多芬为什么反对这桩婚姻呢？或许是怕这样会扰乱他们原来那种井然有序而舒适的生活环境。许多年来，他一直和他的儿子一起住在莱茵巷的那座二楼公寓里（有六个房间加一个女侍的卧室），过着很有条理的生活。楼房东斐希尔的回忆录所描述，这六个房间全都布置得十分优美、贴切，都有美丽的家具和许多油画及银器等等。过着这样精心布置而有条理的生活的人，当然是不希望有所改变，尤其不希望有人把他的独生子从他的身边夺走。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件预兆不祥的婚姻画出了一个轮廓。这件婚姻起初不但受到父亲的反对，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又充满了种种拮据的冲突和悲剧。做妻子的玛莉亚在婚后不久，显然就悔不当初了。玛莉亚·玛捷勒拉对于婚姻的失望，并非起于她母亲和长子的去世，



也不是起于贫穷。因为她所生的四个孩子当中，有三个存活了下来，而且在她婚姻的最初几年，她的家庭仍然受到老鲁特维克的呵护，后者除了有担任宫廷乐团指挥所得到的一份高薪以外，还加上了经营酒类事业得来的优厚收入，而且后来他也不在乎帮他儿子养家。显然，这桩婚姻并没有造成他预期的威胁，他的生活秩序依然，他的媳妇也尊重他的地位，事实上就把他当做家长来看待；他和他儿子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更何况他又得到了一个孙子，取了和他相同的名字。

况且，玛莉亚·玛格勒拉的丈夫——约翰·范·贝多芬，也未必没有能力供养他的家庭，他的薪水历年有加，而且他又能够靠教学来获得收入。他传授键盘乐器和声乐课程，收的学生包括有英法使馆及本地贵族和大户人家的儿女。他也经常受托，替礼拜堂训练年轻的音乐师。如此说来，在他们结婚的最初几年里，约翰应该有充分的能力，可以负担他家庭的生活需要。

表面上看来，约翰显然从小就处处受到他父亲的支配：老鲁特维克替他儿子选择职业、教导他学习音乐、推荐他进入宫廷礼拜堂、替他谋得宫廷歌手的职位，而且同时做他的雇主及监护人的身份。老鲁特维克之所以反对他儿子的婚姻，也许是他认为，当时二十七八岁的

约翰，不够扮演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更别提能够选择恰当的配偶。今日看来，约翰的婚姻，显然有背叛父亲的意思，因为在他和老鲁特维克的关系里，一方是高压的支配，另一方是被动的接受。

但是，约翰虽然结了婚，却没有因此而脱离他父亲的左右与影响。这位宫廷乐团指挥后来即使在搬了出去之后，还是住在同一条街上，和他们位于波昂巷五百一十五号的住宅只相隔一段很短的距离，因此他对于约翰的新家庭生活，仍然维持了一种支配式的势力。

约翰对他的父亲，始终潜伏着某种敌意，这种情形，一直到他父亲去世以后，就完全地显露出来。原来他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是十分地平庸，约翰自己应该很明白，他和父亲在能力上是大有距离的。但是根据记载，他并没有这种自知之明。在一七七四年一月初，也就是他父亲死后不到两个星期内，他就向选帝侯请求加薪。约翰在信上写道：

谨向选帝侯阁下禀告，家父已经撒手归西。西家父在世的四十二年中，服役于选帝侯阁下，荣膺宫廷乐团指挥，窃认为个人足以胜任他的职位，惟不敢贸然向阁下自陈……。

不过，一般说来，他虽然存有这种幻想，却没有追求实现的勇气。斐希尔家人记得，他常常趴在窗户上，



凝望着雨丝，或者向他的贪杯之交鱼贩子克伦扮鬼脸，这个鱼贩子也同样习惯懒懒地靠在街对面的窗边。后来，他不在家的时间愈来愈长了，常常和他的朋友，接连几个晚上徘徊在酒肆里，或者在街头闲逛，直到午夜或者清晨的时候才回家。他显然有愈逃避他的家人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因而听任他的妻子来管理家庭。

后来的几年，约翰的声誉大幅低落。所幸，在一七八四年以前，由于受到他的父亲以及当时有权势内阁的庇荫，朝廷还能稍稍容忍他。

但是，好景不常，这位和他们家庭友善的内阁，在一七八四年紧跟着当时的选帝侯马可士·佛列德科去世，在新上任的选帝侯宫廷里，约翰完全失去了倚靠。在一七八五年之间，他又企图欺诈贝德布西的继承人，因此更使自己陷入在窘境之中。这件事情的爆发，使得他在宫廷以及在波昂的地位降到最低点，加速地使他走上人生的下坡。

就在一七八四年二月十五日，年少的鲁特维克·范·贝多芬，向宫廷提出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当局任命他为助理宫廷风琴师。他在请愿书上坦率地指出，他的父亲已不再能够养育他的家人了。此后，选帝侯仅出于怜悯而把约翰留在宫廷中，但他在大家的心目中已经成了一个滑稽的人物。这种情形可以从一七九三年一月一日，

就在约翰去世以后不久，选帝侯写给朝臣马休尔·凡·休尔的信中看出：“由于约翰·范·贝多芬的去世，使酒税收入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能接近贝多芬，是由于这个侄儿卡尔所引的线。一八二三年的谈话簿里，有这位侄儿写的“佛兰兹·舒伯特”的字眼，似乎是对贝多芬的话作答的：“舒伯特这个人的声誉很不错，可是大家都说他不大喜欢在别人面前露面。”研究这个谈话簿的学者，有些认为这是贝多芬与侄中结束。

这家人对于父亲的生日，没有同样敬重的表示，因为他扮演的，乃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醉生梦死者，是肉体软弱的典型代表。



第二章 崇拜祖父的童年

- 9 -

贝多芬对他的祖父十分敬慕，几乎到了英雄崇拜的地步。在他一生当中，都念念不忘于仿效这位“宫廷乐团指挥”。在一八〇一年，他曾从维也纳写信给波昂的卫哲勒，请示他“尽快利用驿马车”带给他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他祖父的肖像画，他至死都十分珍惜重视的。对于他幼年时代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敬重，卫哲勒也许是最好的见证人。他说：“小鲁特维克对他祖父十分地热爱，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的祖父也就是他的教父；尽管他在幼年时就失去了他，但早年的印象始终生动地留在他的心中。他常常向他儿时的玩伴说起他的祖父，因此他那位温柔的母亲——他爱他的母亲远超过

他那严厉的父亲，就不得不把许多关于他祖父的事情告诉他。”

贝多芬所以会极力模仿这位“宫廷乐团指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他的祖父曾经是波昂音乐界中最有影响力的人。贝多芬一生都渴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宫廷乐团指挥”。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明显的表现出于对祖父心理上的认同，很可能反映了一种对于父亲的排斥；这个孩子既然把他的祖父理想化了，自然也就无法接受他父亲所造成的一种令人不满意的形象。就贝多芬来说“宫廷乐团指挥”虽然过世了，约翰却无法因此而恢复祖父在时的重要地位。

这个问题到了贝多芬可以接受音乐教育的年纪时，更显得尖锐——贝多芬大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学音乐的。约翰想趁这个时机来建立他在家庭中的卓越地位。事实上，他并不真心想要藉此来教导一个天赋过人的儿童，学习演奏键盘乐器和小提琴的艺术，相反的，他却以一种粗暴与任性的方式来进行他儿子的音乐教育。根据贝多芬童年时代的一个同伴说：“每次，贝多芬的父亲都是使用暴力，来促使他开始学习音乐，……为了强迫他去练琴，他经常要受到责打。”贝多芬的父亲不但严厉，而且残忍。据说，有时候还会把他关在地窖里。



这样过了几年，约翰发现自己的知识，已不足以胜任鲁特维克音乐教育的工作，于是他就请了一位名叫脱比亚思·培佛这样一个有怪癖的演员兼乐师来帮忙，此人在一七七九年夏天随着歌罗斯曼与海尔摩斯剧团来到波昂。培佛和约翰不久就成了酒肆里的知己，约翰邀请培佛到他的公寓来住，后者一直住到次年春天才离开。当时住在波昂的一位低音提琴家毛勒说：“往往培佛和贝多芬的父亲在酒馆里纵饮，一直到十一二点，才一起回家。回家后，他们发现路易（贝多芬的小名）已经在床上睡了，做父亲的约翰就粗暴地把他摇醒，等孩子醒过来以后，就一边哭一边走向钢琴。于是，他在钢琴边一直练习到天亮，而培佛就坐在他的身边。”

约翰并不想压抑他儿子的创作才华，事实上，他倒把贝多芬的才华看做一种自我炫耀的手段。他邀请波昂以及宫廷的音乐爱好者，到他的公寓来聆听这个孩子的演奏（常常是收费入场的）。一七七八年，他又设法安排他在科隆的一场音乐会中演出。但是，后来他并没有再参加公开的音乐演奏会了。由此看来，当时的人并不认为贝多芬是一流的神童，因为约翰本人就是一个天份有限的乐师，所以这种反映也就不足为怪了。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约翰的用心，很可能是要把他的儿子训练成一个宫廷乐师，同时又故意限制他的成就，以使贝多



芬不致超过他——换句话说，使他不致于达到自己的水准。在这种限制之下，贝多芬转而开始以奔放的幻想来表现他的天才。他常常用大提琴以及键盘乐器来做即兴的演奏，但是马上就受到他父亲的制止。他责备贝多芬说：“你现在弹奏的到底是什么无聊的东西？你知道我是不准许有这种弹奏法，你必须按照乐谱来弹，否则，你所弹的就不会有什么用处。”

有一次，他又在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弹奏，他的父亲喊道：“我告诉你的话，难道都没有听见吗？”他不理会，又弹了一会儿，才向他的父亲说：“这不是很美吗？”但他的父亲却回答说：“那不相干，这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你现在还不可以这样做。”

据高特弗瑞德·斐希尔说：贝多芬家的子女，都没有受到仔细的照顾，母亲通常把他们都交给侍女。据说，贝多芬常常是又肮脏又没有人管的。事实上，贝多芬和他母亲的关系不算良好。贝多芬后来一直没有办法和一个女子建立起长久的爱情关系，而且有厌恶女人的倾向，这跟缺乏母爱关照的幼年生活很有关系。

在后来的岁月里，贝多芬总是绝口不提他幼年的生活，即使偶尔提到，也总是含糊其词。可见童年的记忆对他来说，显然是不愉快的。为了使自己不受这种记忆的伤害，他一方面一再地流露对于母亲的敬爱；另一方